誰夠得上「美食家」

李北陵

文化什錦

「美食家」這個稱謂，出自蘇州作家陸文夫的小說《美食家》。然而，「美食家」在歷史上其實是早已存在。

有人曾列舉說，「中國十大美食家」，第一個便是商朝輔國宰相伊尹，據說，這位伊尹是商湯一代名廚，有「烹調之聖」美稱，「伊尹湯液」傳頌千年不衰。接下來的九位，依次爲春秋時期的名巫、名廚狄牙，春秋末年吳國名廚太和公、唐朝一代女名廚膳祖、五代時尼姑、著名女廚師梵正、南宋高宗宮中女廚師劉娘子、南宋著名民間女廚師宋五嫂、明末清初秦淮名妓董小宛、清朝著名女點心師蕭美人、清代乾隆時宮廷王小餘，也全都是所在時代的名廚師。

將名廚師視爲美食家，那體現了時代的局限。如果廚藝高超，就可稱爲美食家，以這樣的標準來衡量，恐怕現今隨處找來的廚師，都可稱爲美食家，因爲他們的烹飪技藝肯定都在古代廚師之上。如此，美食家是不是也就太多太濫？廚師者，不過是以飲食烹飪爲專門職業的匠人，即便前面冠以一個「名」，也不過燒得一手地方好菜，能多做幾道名菜而已，與「家」似乎沾不上邊兒。

以飽口腹爲要的饕餮者，是不是就稱得上美食家？也不然。歷史上那位負荊請罪的廉頗，「一飯斗米，肉十斤」，不過是爲了證明「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而已。這個能吃的廉頗，夠不上美食家是顯而易見的。還有那個「桃園結義」的張飛，據說不僅是一個屠夫，善於烹飪，並且特別能吃，相傳，劉關張在桃園結拜兄弟時曾大擺酒席，爲了有可口的下酒菜，張飛把他製作牛肉的方法說出來，供廚師製作。滷製的牛肉，面黑心紅，味美可口。牛肉，從此成爲四川閬中市一大名食。張飛是不是就可列入美食家之列？顯然也要打個問號。能吃，不過表明身強體壯、胃口過人而已，既不知「食」的文化之美，更談不上有會吃的快感，何以言「家」？

我還是認同陸文夫筆下的美食家形象：對本地美食之所在，瞭如指掌；哪裡有新的美食，定然率先趕到；對美食的點評，總是獨到精闢……美食家，應該是好吃、會吃、能吃又善品評的人，不僅通曉飲食文化的淵源，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而且信手拈來即可創造一種吃法或美味，甚至不時爲文立說，題詞賦詩，精闢獨到地給以點評，爲美食揚名。

以此標準評價，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蘇東坡算得上一個。他不僅文學造詣極深，對烹飪技藝也頗有研究，既會吃，又會做，還善於把飲食與文化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一道獨特的美食文化風景線。有這樣一個傳說：一天，蘇東坡家裡來了客人，他烹製自己喜歡的豬肉待客。豬肉下鍋，加入水和調料，以微火慢慢煨着。他便和客人下棋，兩人對弈，興趣甚濃，直至終局才猛然想起鍋中煮的肉。原以爲一鍋豬肉已經燒焦，不料進得廚房，一陣香氣撲鼻。揭鍋一看，塊塊豬肉色澤紅潤，形整不散，軟爛如腐。端上餐桌，與客人品嘗，都覺得這道菜汁濃味醇，糯而不膩，十分可口。後來，在《東坡續集》裡，蘇東坡以一首《豬肉頌》將東坡肉的做法作了記述。從此，「東坡肉」廣泛流傳，不斷改進，成爲享譽古今的一道歷史名菜。

現代著名文學批評家、散文家梁實秋也應該算一個。作爲華語世界中一代文化宗師，梁實秋著於重慶北碚的「雅舍小品」堪稱其代表作。而其中的《雅舍談吃》，尤其展現了梁實秋一生飲食文化的才華。看過他論豫菜「瓦塊魚」篇章的人都知道，此文不但引經據典，介紹了其取名典故來由，而且細細描述了此菜的特點。爲弄清瓦塊魚烹飪的選材、刀法、配料、加工和吃法訣竅，梁實秋還專程去豫菜老字號厚德福品嘗，向那裡的大廚師請教。

美食，是色、香、味、形、器的統一，給人以精神和物質高度統一的特殊文化享受；美食，烹飪注重品味情趣，在菜餚的命名、品味的方式、時間的選擇、進餐時的節奏、娛樂的穿插等都有一定雅致的要求；美食，代表民族食文化歷史發展水準，同時也是民族文明禮貌和健康生活的重要標誌。而美食家恰恰就是美食的鑒賞者、創造者、宣揚者和代表者。中國作爲文明古國，必然是美食家輩出的國度。

重逢「理解萬歲」提倡者

陳魯民

一九八五年春天，剛從老山前線下來的「保邊疆、獻青春」報告團來到北京講演。報告團成員裡有一個叫劉勇的大學生排長，入伍前是湖南師範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談吐不凡，反應敏捷，很有詩人氣質，每次與大學生座談都有一兩句閃光語言。

一次在與首都大學生交流時，他腦海裡突然蹦出了一句話：理解萬歲！就寫在了要求留贈言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大學生馬立競的筆記本上。前來採訪的一個記者，覺得這句話很有意思，是個新聞亮點，就連夜寫成報道，發在翌日的《中國青年報》上。我當時是隨團工作人員，晚上聚餐時，還以劉勇的「理解萬歲」爲題，讓他多喝了不少酒。那天晚上，他也特別興奮，誰敬酒都喝，不知不覺就喝高了，最後還是我和一個戰友把他扶了回去。他還兀自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語：「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踉踉蹌蹌，醉態可掬，給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七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以「理解萬歲」爲題的專題評論，並接到大批讀者來信，盛讚這句口號喊出了時代心聲。從此，這句口號就不脛而走，成爲當年最有影響的流行用語，並被評爲改革開放以來對人們觀念影響最大的十句口號之一。

二〇〇九年的金秋九月，我在北京又見到了劉勇。當年風華正茂的小伙子，已成爲沉穩老練的中年人，聲音還是那麼洪亮，說話還是那麼富於哲理，如今他已是北京駐軍某大單位的政治部副主任，也是一對美麗的孿生姐妹的爸爸。

把酒話當年，談到二十年前的「理解萬歲」的問世，他仍有些激動，送給我一本印製精美的《理解萬歲》紀念冊，並侃侃而談：我覺得「理解萬歲」精神永遠不會過時，當年，「理解萬歲」對於消除人與人的時代隔閡、心理隔閡起到重要作用；今天，人們的利益呈現多元化，各種矛盾依舊存在，提倡「理解萬歲」，對於增強人們的互相理解，建設和諧社會，仍然大有意義。所以，「理解萬歲」不僅屬於我個人，更屬於從改革開放大潮中走過來的所有中國人。

酒已微醺，我帶着幾分醉意對劉勇說，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之說，你在老山前線立過戰功，後來又多次立功受獎，立功這一條你佔了；這麼多年，你扶危濟貧，捐助希望工程，好事沒少幹，團中央委員就連幹了三屆，在單位有口皆碑，立德這一條也有了；立言也不用多，一句「理解萬歲」就夠了。你老弟可以叫「劉三立」了。衆人大笑，先敬劉勇，又各浮一大白。不知不覺，三個多小時過去了，大家都喝得差不多了，主角劉勇自然又沒少喝，這些年的「酒精考驗」，他雖非昔日吳下阿蒙了，但還端着酒杯要給我再幹一杯，我連忙討饒：你老哥確實不行了，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咱們還是「理解萬歲」吧！在一片笑聲中，我們結束了酒宴。

小鎮的星與月

麥華嵩

東西走廊

「每依北斗望京華。」

我來到小鎮工作的首兩個月，住在一棟三層高平房的頂樓。當時是夏天，每到深夜，我總會走出房子的露台，站一會兒，呼吸一口清涼的恬靜，傾聽夜風吹拂附近大樹的颯颯濤響，也仰望清澈的夜空。倘若當晚月亮不亮，繁星滿天，我自然會看見北斗；每當看見北斗，我就會想起上述杜甫的詩句。句出《秋興八首》之二，描述了詩人興之所由，是全套組詩的「引子」，給這個瑰瑋而沉痛的巨構，提供了綰結情感的綱領。

可是我身處英國南部，依着北斗望去，視線一直引伸也不會碰到北京的「京華」，更不用說東南方千里之外那個屬於我家鄉的海濱城市；我應該「每背北斗望香江」才對！但如此胡謅也很不應該，因爲《秋興八首》崇高神聖，融渾了個人、家國及歷史的興衰悲劇，不是可以讓人亂玩文字遊戲的；我在拙作中引用它，已經感到汗顏了！要寫得出《秋興》，不只須有天賦詩才，更須經歷過數十年艱苦歲月，而且個人不得志還未夠，還要親眼目睹自己心愛的、光華奪目的盛世，在大半年之間乍變國破家亡、生靈塗炭。像「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這種句子，已經超越了生動寫景的層次，以大自然力量投射人世的蒼茫崩亂，是情感極端的表現主義！過去一千多年的無數詩人都冀望詩寫得像杜甫一般厲害，但要是認眞地想想的話，有誰願意活得像杜甫一般辛酸，並以那辛酸換取登峰造極的藝術與人文境界？歐陽修有詩窮而後工之說，但如此之「窮」，可不是人人都受得了。

除了北斗之外，我所在的英國小鎮是很難令人想起杜甫的。也不要說英國小鎮，就是香港，也很難令人想起杜甫。過去半世紀出生的香港和英國人的福氣，是未曾親自體會歷史災難，也未曾切身感受時代自極喜跌至極悲的幻滅。這兩個社會近幾十年承受過的最可怕事情，大概是零星而相對輕微的社會動盪、一些經濟困境如金融風暴，或變種流感與非典型肺炎等等，它們比起苛虐暴政或戰禍兵戈降臨家鄉，都算不上什麼——亦因此更令我難以想像：我們那些眞正受過歷史折磨的先輩竟然都熬過來了……人生可敬可畏以及可懼可怕之處，正是無論環境有多污濁痛苦，人竟然都可以在心靈上、肉體上熬得過來——儘管之後還是會留有影響深遠的瘡疤！

今天的小鎮，是一個平靜青葱的地方。它被一條涓涓長流了千百年的小河貫穿，河的兩岸、小鎮的各個角落，都有草地、香花、嘉樹、垂楊。小鎮的建築物一般不過十層，景觀保有古雅的風韻，不像香港市貌十數年即翻新一次，還要讓滿城高樓將街巷變作深谷，只容藍天在隙縫間勉強擠進市民的眼眸。走在小鎮的小街上，你會經過一棟又一棟維多利亞時代或更久以前興建的平房，平房之間的大片天空，每當遇上無雨的黃昏，便有點點雲霞溫柔地閃耀金黃與彤彩，令人陶醉。小鎮因爲有一些十分優美而留有名人蹤跡的歷史建築而令遊客絡繹不絕，亦因爲鎮內一所極具規模的大學而令當地社會一直存在「本地」與「學院」的衝突，但它最基本的生活韻律、社會問題與潮流來去，幾十年來都是一個典型歐洲富國小鎮的樣子——一種安定的、以中產品味爲主的西方生活，跟香港相比，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

繁星也令我想起了杜牧。杜甫和杜牧是很遠很遠的遠親，一位盛唐、一位晚唐，一位氣象超然，另一位卻比較「翡翠蘭苕」了。有評論說小杜詩文「豪邁不羈」，但李商隱又曾稱讚他「刻意傷春復傷別」，他最著名的詩句都是「二十四橋明月夜」那種，即使懷緬赤壁之戰時也要談談美女（「銅雀春深鎖二喬」），難道這已是晚唐的「豪邁」了？我對杜牧接觸不多，除了他的名詩名句之外，就只看過《阿房宮賦》，那倒是比較突顯氣概的，然而小杜給我的片面印象，始終是一位愛說楚腰在他掌中如何如何的詩人；我倒因此覺得他很能代表那個失落失意而自我沉溺的年代。

第一次讀到杜牧的《秋夕》，是在中學中文課上；當時只覺意思很易懂，便不加思索地以爲它是純寫夜景的，而且寫得清涼閃爍，看去多舒服！「銀燭秋光冷畫屏，輕羅小扇撲流螢；天階夜色涼如水，坐看牽牛織女星」，太棒了，太寫意了，誰不想在一個無憂無慮的夏夜，乘着扇子的微風細數星星！（哪管是輕羅小扇還是電風扇！）後來才知道，原來該詩有「宮怨」的含意，暗指宮女夜復一夜未蒙聖寵，眼見青春流逝，唯有將心思專注於九重寒天的星宿，以打發時間和冷卻熾熱的慾望——只可惜抬頭看見的又剛好是象徵戀愛悲劇的牛郎織女！但詩人有什麼潛台詞其實不要緊，因爲根據什麼什麼文學理論，詩都是讀者「寫」的，詩人縱使有「知識產權」，卻沒有「詮釋產權」。就像我在夏夜的英國，在一棟平房的露台，快意地看着無數星光點綴夜空時，不能自已地聯想起杜牧的詩，那是誰也不能干涉的。

我十多年前在同一小鎮唸大學時，也住過一個頂層單位，也曾於深夜站在一個露台上看星，並拿着星圖熱心地尋找天鵝座、天琴座、武仙座……現在我卻不覺得有必要知道哪幾顆星代表哪個英雄或哪個怪物；我只是像欣賞一幅莊嚴的抽象畫一樣感受宇宙。既然宇宙和大自然都比在香港居住時接近自己，甚至好像舉手即及，我便常常覺得，小鎮雖小，卻彷彿比七百萬人大都市更大。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

去年在香港博士畢業的前後，曾經到處找工作，結果很幸運地給小鎮的大學收留，到這裡任一教研職位，比起多年前付學費到來當學生的日子，心境已沒那麼「寄人籬下」。但小鎮終究不是自己的家鄉，看星也是很個人的一回事；在這裡，就算有朋友——就算有朋友一起看星和漫步小街與河畔——都不像在香港，不像在家。不，香港——這個車水馬龍、五光十色、喧嘩浮誇、污煙瘴氣的地方，始終是我深愛的家。我在英國留學時是如此想，現在在英國上班，亦如此想。我仍然很難明白一些在香港成長的人（包括一些我敬重的朋友），竟然能夠將外國的地方完全當作自己的地方，對香港卻毫不眷戀。我仍然不明白。

前陣子中秋之際，家人在電話中問：外國的月亮是否特別圓？我一時答不上口，便在之後一兩天的夜裡，於下班途中走過鎮內一片很廣闊的草地上時，邊走邊停的對片雲半掩的滿月注視一番。

草地名爲 Parker's Piece，大約是方形的，有十多個足球場那麼大，永遠開放，居民日間都到上面玩耍踢球、閒坐談天，與孩子或狗兒跑跑跳跳；不過一入夜就沒有人了，只剩下大片寂寥。當晚黯黑之中，就只有天邊一輪於雲間顯現光華的皎潔，照遍我獨自回家的路。它看來不比香港的月亮圓吧，但也許輪廓較清晰，因爲小鎮的空氣比較潔淨。其實，哪管圓或不圓，就只是那默然的青輝，那幽靜而凝定的光彩，就已堪作失意孤獨的漂泊者如李太白的良伴，甚至它是星是月都不要緊了。我小時候不明白《秋夕》爲何是怨詩，現在只消晚上在小鎮抬頭望天，就能完全明白——明白那淒冷竟是如何的美，那美又竟是如何的淒冷。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二日，寄自英國劍橋

望星空（網上圖片）

新中國屬牛

金陵

如是我見

在國慶六十周年慶典的直播節目中，央視主持人白岩松與歐陽夏丹侃侃而談。閱兵式開始前，白岩松說，「如果一個國家也有屬相的話，新中國屬牛」！他的話，引起了許多人的自豪與認同。認同的原因，不單是因爲一九四九年與二〇〇九年都是夏曆的己丑年，還因爲新中國在六十年征程中的表現確實牛。

新中國是涅槃的牛。六十年前一雪前辱，浴火重生，推翻了頭上的「三座大山」，開創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紀元，莊嚴地向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新中國是拓荒的牛。解放了的中國人意氣風發，在滿目瘡痍、百廢待興的亂攤子上展開了轟轟烈烈的改造與建設，嚇不倒，壓不垮，頂住壓力，負重前行；新中國是奉獻的牛。人民政府俯首甘爲勞苦大衆的牛，執政爲民，勤政愛民，有多少好兒女爲國家的富強付出了自己畢生的心血甚至生命；新中國是進取的牛。六十年來，儘管屢遭風雨劫難，迭受曲折考驗，但它總是不爲所困，以改革創新精神破解前進中遇到的難題，與時俱進，銳意進取。

新中國牛不牛，看一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十組數據便可瞭然。經過六十年的發展，我國經濟總量躍升至世界第三位，整體上由世界低收入國家躍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糧食、肉類、鋼鐵等主要工農業產品的供給能力顯著增強，逐漸發展成爲世界製造業大國；對外貿易總量躍居世界第三位，利用外資規模多年位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對外經濟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城鄉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增加，消費質量明顯提高，貧困人口顯著減少，人民生活實現了由貧困到總體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正在向全面小康目標邁進。居民平均預期壽命由一九四九年的三十五歲提高到二〇〇五年的七十三歲，在世界同等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中居於領先地位。中國的國力從來不曾如此強大，百姓的生活從來不曾如此富足，億萬人民的精神面貌從來不曾如此昂揚奮發。正如《人民日報》社論說的那樣，新中國的六十年，前承幾代人艱苦卓絕的探索和奮鬥，後啓一個民族走向復興的變革與創新，凝結着億萬中華兒女一個多世紀以來改天換地的豪情壯志，開創了現代中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燦爛前景。

是牛，就要認定目標，昂首奮進；是牛，就要吃苦耐勞，躬耕不殆；是牛，就要多多付出，默默奉獻；是牛，就要堅韌不拔，百折不撓；是牛，就要用犄角維護自己的尊嚴，雖溫良而不屈；是牛，就要「不用揚鞭自奮蹄」，縱有功也不傲。

前仆後繼站起來的新中國，牛！改革開放富起來的新中國，牛！科學發展強起來的新中國，牛！富足而不驕奢、強大而不爭霸的新中國，更牛。

在山水間跌倒

翁秀美

天南地北

「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我們的先人對於山水一往情深，同喜同悲相戀相思，與山水結緣，與自然爲友。水，有容乃大；山，無慾則剛。孔子最欣賞自然美，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性本愛丘山」的陶淵明於自然情境中物我兩忘，吟出「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千古之佳句。

山水的表情動靜相宜，給人精神上的無上享受。曾經千里迢迢地去看美景，用相機框回一方方畫圖：枕水耦園，沱江吊腳樓，周莊石橋垂柳，竹筏竹篙九曲溪……美得讓人無法閉眼，不能呼吸。只想醉在那山水草木之中，一覺不醒。

青山相待，白雲相愛。若看懂了一處的山水，便是那山那水的知音。天下之大，知音有幾？不獨人有此歎，山水亦有。大自然歷了千百年滄桑，身不移，情不改，等待每一個有緣人。它承載的鮮活生動的傳說掌故，凝結在一草一石，深藏於一磚一瓦，不遮掩，不做作，無功利之心，無粉飾之事，或豪放或婉約，揚一股磅礴之氣，展一段文采風流。「誰人識得天子面，歸來不看天下山」，那一天，從有「峰林之王」的張家界天子山下山，只顧貪看風景，不留神摔了一跤，身倒在山邊石上，掌磕着石邊泥土，卻有種奇妙的感覺。我仰頭看山，山低頭看我，風過松梢，雲霧中錯落有致的山峰似乎在輕輕細語，告訴我它的生命過往，它的蒼涼它的寂寞，無邊的幸福漫天湧來，可是前世修了幾千幾百年，方有今時難得的機緣相遇？古往今來那些如水墨畫般的迷離文字，該都是行者在山水中跌倒時打撈起的吧。

今春去西湖，夢牽魂繞的地方。坐船，難得的人少，我聽不見導遊講解西湖傳說的聲音，眼中只有西湖的水。半小時的船程，與西湖水一路相伴，那水說不出的溫婉柔媚，清亮不可方物，低頭凝視，湖的眼中有一個我，我的心裡有一片湖，一時間渾然物外，有種異樣的情愫悄悄襲過，彷彿時光倒流，歲月紅塵中的笑與淚，愛與情，一霎時都來眼底，盡上心頭。心與水如此之近，似在清談，感到一種心靈的相通與共鳴。

山不爭高自成峰，水因善下而成海，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登山臨水，那自然美景，超凡脫俗，意趣天成，愉悅了身心，滋養了精神。一年一年，寒來暑往，山，依舊好；人，漸漸老，但盼能時時與佳景相約，跌倒於山水之懷……便是上好的悠然歲月，愜意人生。

阿爾卑斯山秋色

王兆貴

域外漫筆

我們一行驅車穿行於阿爾卑斯山間時，已經進入深秋。爲了能讓我們領略山路兩旁色彩斑斕的風光，司機有意將車速放慢了一些。透過車窗，一幀一幀的畫面接連不斷地閃現，那感覺彷彿進入了一個五顏六色的童話世界。涼浸浸的湖水幽幽地泛着藍，濕漉漉的草地葱葱地抹着綠，靜悄悄的小鎮緩緩地敲着鐘，而漫山遍野的林木，卻已沉浸在濃郁的秋色裡。高高低低的綠中裹着黃，團團簇簇的黃中嵌着橙，深深淺淺的橙中透着紅，斑斑點點的紅中潤着紫，那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喬木、灌木，把各種天然的色塊交織在同一背景下，和諧地組成一幅巧奪天工的畫卷，再加上壁立懸崖的城堡、尖頂刺天的教堂、群行群止的鴿子、依山傍水的村落、翻飛水面的鷗鳥、本色樸拙的木屋、悠然啃草的牛馬、姹紫嫣紅的花卉、綿布山坡的落葉、林間覓食的松鼠，靜中有動，動中有靜，互爲點綴，交相映襯，煞是好看。

阿爾卑斯山脈，西起法國東南部的尼斯，經瑞士、德國、意大利，東到奧地利的維也納盆地，綿延一千二百多公里，橫亘於歐洲南部，向以「歐洲的脊樑」而著稱於世，被譽爲歐洲的「四季花園」，拜倫曾讚美它是「大自然的宮殿」。但凡走近阿爾卑斯山、領略過阿爾卑斯之秋的人，無不爲其超塵脫俗的景致所迷醉。

每逢中途小憩和停車加油，我們都會急匆匆跳下車來。或是抬望眼於山巔，看藍天下晶瑩的雪峰，在緩緩移動的雲霧中偶爾露出煞白的臉；或是到周邊蹓躂一圈，撿拾各種顏色的落葉於手中把玩；或是踏着綿軟的草地走進林間，呼吸一下濕冷而又清新的空氣；攝影愛好者則無論如何不會放過分分秒秒的時間，舉起長長短短的鏡頭，隨便瞄向哪個角落，屏幕上顯現的都是一幅色塊飽滿、對比鮮明的油畫。同行中有位孟姓團友是攝影家協會會員，下車後咔嚓咔嚓地拍個不停，喊他上車後仍是留戀不捨，一邊念叨着「太美了」，一邊將車窗擦一擦，隔着玻璃還在抓拍，我們戲稱他爲「猛拍」。

經斯圖加特、慕尼黑，進入因斯布魯克、米蘭、佛羅倫薩，再返回薩爾茨堡、格拉茨、維也納，一路走來，爬山坡，過橋樑，穿隧道，車行於雄渾秀美的阿爾卑斯山間，美不勝收的景色令人浮想聯翩。出生於薩爾茨堡，足跡踏遍歐洲大陸所有重要城市的莫扎特，肯定也爲阿爾卑斯山秋色所迷醉過，在他的音樂裡，無疑也散發着阿爾卑斯山秋色的音符。走着，看着，歎着，想着，耳邊彷彿響起了理查·施特勞斯的《阿爾卑斯山交響曲》、小約翰·施特勞斯的《維也納森林的故事》，眼前彷彿浮現出那個女教師帶領孩子們在山坡上吟唱《音樂之聲》的歡快景象。聽說班得瑞（Bandari）樂團的成員，曾長期浸潤於阿爾卑斯山林之中，悉心採集大自然的元素，竭誠收錄天籟般的純眞音韻。他們創作並演奏的音樂，堅持不摻雜人工混音，輕柔舒展，空靈縹緲，沁人心脾，極具臨場感。可惜的是，在這之前尚未聽過，回頭一定要補上。

當我們即將告別這座人與山林和諧共生的「世界花園」時，都德的《從阿爾卑斯山歸來》又湧向我的思緒。由於行程所限，我們沒有充裕的時間流連、徜徉，更未能選擇一處幽雅的所在小住時日，置身它寬厚的懷抱，打量它華彩的細部，品讀它豐富的內涵，諦聽它紓緩的呼吸，享受它絕塵的寧靜，僅僅是這樣浮光掠影地穿行，阿爾卑斯山的影像就如同一部多姿多彩的風光片一樣，留在了我們的記憶裡。